落帆樓文集

落帆樓文集卷十

烏程沈　垚敦三

外集四

簡札摭存下

與王亮生

倪書客來接讀大著鈔幣芻言具悉濟世之苦心以鄙撰新疆私議之陋亦蒙采付剞劂與大著並行眞所謂蠅附驥尾矣感甚媿甚續又奉到手翰得悉近著四書地名攷訂閻氏之訛補其未備而以柳下及庾路史所言垂問垚謂柳下不可攷閻氏據國策謂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甚是路史引應劭說以高城縣東北之柳

亭當之則爲今天津府之鹽山縣地在魯東北九百里其非不言可知左傳昭十二年周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杜注庾過劉獻太子之傅甘悼公之黨路史謂春秋時庾皮子過邑于淮氏坴按淮氏疑緱氏之譌緱氏在洛水之南偃師在洛水之北今皆爲偃師縣地庾子山哀江南賦曰我世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然則庾過之邑其殆近緱氏乎緱氏本春秋時滑國後地屬晉曰負洛曰臨河緱氏之地差爲近

之

西域圖志並不得見據漢書西域傳所載道里以洪稚存乾隆府廳州縣志及西域聞見錄之里數準之哈拉沙彌的是古焉耆地則布古爾的是古烏壘渠犁地此推之前後漢書及後魏唐書而無不合者也既的知哈拉沙爾爲焉耆地則今之渭干河水道提綱所謂南源東流經枯察即庫車北者即古龜茲東川今之海多河在哈拉沙爾西者即古之敦薨水矣西域道里歷代史傳俱詳載之而聞見錄不知取證洪志又但據聞見錄列入水道提綱亦但據見在不貫通古昔並竊以私見測之不知有當否

水經注敘葱嶺河自岐沙谷分為二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犂皮山而東合于闐河又東逕于闐扜彌精絕且末鄯善入牢蘭海北河逕疏勒溫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樓蘭入蒲昌海而龜茲之東敦薨水流逕焉耆危須尉犂而注葱嶺北河今水道提綱之塔里母河謂即古于闐河實即古之葱嶺南河也而北河則不可見水道提綱不知今之渭干海多二河乃古之龜茲水及敦薨水而以為即古葱嶺河固誤然所敘南源自枯察東流百餘里經佗沙里克北又東七十里經古古勒南折東南曲曲流百數十里又東曲曲四百里與北源會曰海多必拉又東曲曲行沙漠中七百里許經厄勒句海多地

之北又東南而塔里毋河自西南鹽磧中來會又東流二百餘里經三塔里毋村之北又東爲洛普鄂模卽古蒲昌海自厄勒句海多以西實卽古之葱嶺北河但不當以龜茲敦薨二水之源爲卽葱嶺河源耳而自枯蔡以西則斷續不可攷同人長于引渠溉田之法疑水道爲鑿渠所亂與古異矣

蒲昌海水道提綱謂之洛普鄂模戴校水經注謂之羅布淖爾卽聞見錄之賀卜諾爾也乃作聞見錄者不知爲蒲昌海而謂之星宿海且曰廣輪萬里然則鄯善且末扜彌精絕之地皆淪爲海矣何水道提綱但曰洛普池周百餘里也稚存不加深攷卽據聞見錄列入乾隆

志大謬

與吳半峯

半峯三丈先生閤下去三年京廌一無所成場作以用儀禮司士擊豕句被本房所抹蓋近日風氣尤憎用經也北闈中式者多半是關節十八名以鈔襲成文被革其實取中亦是關節主司本屬房考改不改而後被御史糾也此時風氣無勢力者竟可不必應試本年順天科場之弊發覺者特百分之一二且其尤小小者耳以有宰相子不入場而中式之事故發覺者概從輕比嘗襒二字至斯爲極無勢力者尙求進取耶去精力殊不如前飯食亦減都下鉅公豢去以圖千秋之業去欲歸

不得留恐或促年壽未有兒息族中并無可以爲後之人親老弟又無能中夜興思直不知如何方可也近日能文章者多不得中間有中者亦非以文中者也看到風俗人心可懼之至天下有似公而私似整飭而實惰偷都下無一事不以利成者亦無一人以眞心相與者如此風俗實有書契來所未見有元成時之阿諛而無其經術有大中時之輕薄而無其詩才至明昌貞祐時之苟且則全似之矣是故讀書人深爲賈生之歎也子雨入都領到尊翰敎以愼言之道𡈼量窄氣隘往往激于所遇今當取手示時時省念庶幾少化褊衷也主人持節吾浙𡈼仍留其京邸修道光十四年地志用元

豐九域志例沿革但載　本朝而山川鎮堡關隘驛站則加詳主人欲每府為一圖意亦頁是特𡰥以𡨚淺之智力窮流峙于神區力小任重已非所勝又況無輔助之人少資釆之書凡編錄所藉者皆苟取節省而已則亦安能成一善本哉𡰥滯都下數年藉攷證以自給而意之所期質不願以攷證見今乃違其意而代人謀無益于人而有損于己誠可悲也來書自道所取法詩則晚唐宋楊陸明高靑邱文則八家參以六朝而深慮世故之困人不得致力于所尙具微嗜古之勸𡰥不能為詩文則亦如丈之所云竊以學古者競言史記漢書此門面之言也漢書不易學六朝諸史皆學漢書者也魏

書得其樸宋書得其贍獨昌黎集得其古奇詭變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欲學漢書當從宋魏二書入蓋古奇詭變之境不易造世人但震昌黎之名不能學其奇變不學其奇變則將流入于宋後之體格下而事亦不能敘矣近世古文家多不能叙事由尊漢而輕六朝尊昌黎而適成其爲宋後體故耳六朝諸史及舊唐書叙事多可觀坴病古文家往往不長叙事故不以文集爲法而以唐以前諸史爲法斯實昌黎先生文之所自出者也世人泥于昌黎之不喜華縟不知昌黎乃由華縟而進于醇古後世則弃華縟而趣率易以此自誇體格之正人誰信之黃梨洲先生文詳于掌故頗異于空疎

家所爲矣然叙事不能如六朝唐人之詳又使字用意不免明人習氣則以明人之文讀之太多而于古史之文反未暇致力學之故也人皆推介甫之文能得昌黎之法垚則謂介甫之法昌黎在于虛不如牧庵之法昌黎在于實虛易工而實不易工惜牧庵集世無刻本古文家皆不得讀也垚之所見曾以告淵甫淵甫之文潔則潔矣純則純矣然恨其不長叙事家閒亭孝廉以古文自命垚竊謂淵甫之病在少讀史閒亭之病在少讀經都下言古文皆推龔定庵閒亭不求人知人亦無知閒亭者垚竊謂定庵畫鬼閒亭畫人人見鬼則驚見人則了無可異都下言古文者不數人然其文皆未能過

于愈愚淵甫或反不如焉則甚矣古文一道之至今衰
也愈翁文境益進丰虔秋史研洲三哀詞皆好子香下
筆疎樸可以學古吾鄉于諱世取寵之事不能與通都
大邑爭而學術文章竊恐通都大邑之遜于吾里也多
矣丈與愈翁諸君朝夕可過從後進英髦得所折衷使
鄉先生流風遺韻終于不墜諸君子不得有爲于世而
使之教里中後進天于諸君子一身似有所不足而于
吾里則偏于厚矣南北遙隔直抒所見以當面談幸丈
有以教之伏祈爲道自重不宣
前肅手書并楊園年譜一册想俱鑒入比惟興居萬福
著撰益精且富也近日氣習不整肅固不成事體即整

肅亦不過徒爲文具擇取一二工寫吏胥字而已𡈼年逾四十一無所成今日猶能代人撰書將來有不能代撰之日不得已思營一升斗之秩以圖後日之息肩而遭逢不偶所爲輒左命也主人今又內用首春幸不偕南南則又將別求食矣淵甫又以書促歸𡈼甚感其情而無由用其言徐廉峯編修又棄世相識之人益少近䏻不言則不能已言則累紙不能盡我丈見子兩當知𡈼一切耳遺山詩集箋注今始讀一過深歎北研丈用心之勤搜采之備爲讀元集者不可少之書而益惜文集箋注之不得同刻也文集世間傳本甚少北研丈之注于金元間史事搜殘補缺處必多惜今無好事者刻

以廣其傳也近日風雅道盡凡乾隆嘉慶時專門名家之著述大概倚閣不行間有一二好古之人欲求其書輒不可得錢竹汀先生元史氏族表一書爲案頭不可少之物而都城書肆無有託亮生求之蘇州亦通城但有二部於此益見讀書種子之將盡也

與沈柳橋

柳橋仁兄大人閣下走于二十七日到太平學使署出月後卽當隨使車按試和滁以北安徽老師宿儒所在襄校事殊未易言稱職而故業無暇溫習又幾于舍田芸田然如石齋棲託無所又將救死不贍亦斷不能從容於文史然後歎飽飯讀書若孫愈翁福眞不可及也

兄有愈翁之福而頗受俗事之累不能如數年前之專力于諸史友朋皆爲兄惜垚則更爲兄危何則兄有卓絶之識敏絶之姿強力足以奮志強記足以不負所讀筆又不宜時文而大合于古文家又温飽能致天下難得之書是天予以讀書之資而又助以讀書之福也眉庵天半虔翁垚則傎倒於憂患中獲福如兄有幾人哉而兄偏糾纏于俗事周旋于俗人甚且自廢于陶侃所譏之戲以可以千秋不朽之身而乃爲必欲朽焉之事是幾于萇叔違天矣見在有讀書之境而不讀將來生齒日繁家用日廣萬或境不如前將益不能讀書由是不朽之身泯焉與萬物同盡豈不深可哀哉朽在今日

不朽亦在今日轉關之機惟在斷俗事溫故業耳豈不深可危哉垚與兄相識早受經棘下之年才王子雒濱之歲初交至今歷二十二寒暑劉炫劉焯非同宗而若兄弟自念少獲教切之益長幸術業之同近尤屢蒙推解之惠而更迫切于世俗之人有情若兄之少私情則感激深恩公誼在扶植善類遂不覺盡情傾倒所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伏望擇而用之

半虔不求人知世遂無知半虔者垚采其平日議論作遺事述一篇謹錄上乞代正于愈丈并懇屬人錄兩稿一寄海樵俾轉寄半虔弟子若鄭二峨輩或可為半虔身後作計一寄淵甫垚前鈔南疆逸史跋在半虔處別

無副本急須理出半虔遺稿古文數十首日記一冊亦急須寄交淵甫審定前眉庵手鈔之書俱在半虔處今半虔又死若不檢出將來不知散歸何所矣故人手錄之書才十餘年乃兩閱滄桑可痛也

接手示悉眉庵山甫半虔三家情狀三千里外見故人書札宛如面談既慰羈緒彌感深情喜怒哀懼愛惡六者一時俱發矣垚安徽舍山之席今歲不得聯索米長安殊有不足之慮然今亦不能預斷也垚作事往往任意而行不甚思前算後亦賴有天幸不至終于乏絕顧豈可以幸為常哉山甫家食口較多親朋所助或空言無實惠每歲需兄補墊垚于山甫半虔交誼本同惟山

甫倘有相助之親朋而牛虔則無有斟酌緩急祇得躬任其難倘傭書之獲較多亦當分兄之累特仰給于人豐約不定故不能自必耳在已之責欸陷既多在人之事彌益難處展轉思之實爲棘手先王制錢法以利人本但可流通不可壅滯一有壅滯無不虐用隨其後即如壵之一身素貧賤也且畧知讀書當不患其虐用矣然少有𧷤餘輒思放縱可見利之本不可有餘也是故善處有餘者以散爲聚善教子孫者教以用財之道壵恐一身之放縱而虐用故遇當爲之事苟有可以措手即不顧後患而爲之豈于同道之友而少存愛嗇也哉特目前當盡之事甚多萬萬不能兼顧耳壵于奉身之

物惟昌黎先生所云褻蕩不能不具餘則槪從省銅士
每謂垚好華不守樸數相訾謷不知銅士乃自便之術
垚少存濟物之心不欲與銅士爭而實不能謂銅士是
也銅士每致怨于淵甫垚則謂淵甫特學古而愚而其
心實正詎不謀利當今所絕無而僅見者也爲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有所取魯仲連誠爲商賈之行所持約
而所欲奢湻于髡猶仰天而笑銅士之怨朋友正昔者
淳于所笑者耳予香來書詞義可觀當益致力于學力
學當致力于本原當爲其難毋爲其易當充其量之所
能至毋戚于世俗謬悠之論凡今進取之事別有其術
非盡由學業之工拙不由其術學業雖工仍歸無用苟

由其術又將不堪自省欲爲行道乎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欲爲利乎利則先歸于人怨則先招于己苟知世情未有不以學古謂得而以徇俗爲失者也然子香方迫于境垚則謂有閤下爲之舅則子香當不以奪學爲慮垚每爲人所疾以生平見賢則屈己事之見不肖則涕唾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故憎垚者多而愛垚者少閤下氣度寬宏賢愚皆覆而芘之然垚竊謂于所待太無分別如能別異子香于衆戚屬之中則子香既得益肆于學而衆戚屬亦慕而效之則而象之而皆將興起矣唐以前門族之所以盛其術蓋用此後世之不肖者于戚屬但存富貴貧賤之見而賢者亦第區別才否

于其心而未敢區別于其貌家法由是而替人才由是而壞深可歎也愈翁文境益進半虔秋史硯洲三哀詞皆好三人爲不死矣而意可垂法戒筆之陗折猶其餘事莫輕視吾里中如此文今日恐未易多得也垚前與愈翁書深欵劉孟涂文之美今再閱之自悔所言之過蓋孟涂平生干謁之事多讀書自得之趣少古人苦心求自立之道爲世俗酬應所奪故才氣滂沛初讀之似可喜細讀之實無卓絕之處愈翁冥心搜索稱意而談不迎合于世不矯異于衆而自得古人所以言之意深于文者皆知之不知愈翁以垚言爲有合否也一瀛書來言兄近狀垚爲之甚喜親君子遠佞人人皆知之多

讀書少求利人或迂之必謂求利爲非則理產治生正儒者居家之政特非多讀書則不能審于人情物理不謬于操縱出入則所以求利者適以喪利而已佞人欲探取人之財則必投以獲利之甘誘以悅心之趣不幸而墮其術中不獨利不可得并所固有之利而反弃之周邺親故所出有數佞人耗財所出無數有數則雖竭力營救不足以傾家無數則畧墮其術而受害已無窮矣人皆知佞人之不可親而不知佞人之進由求利之心所引人皆知利之不能不求而不知欲求其利急須多讀我書贏絀之數聽之天舒疾之道盡之已此乾元美利之所以爲大非近日以攻證爲讀書者所能知亦

非不讀書而但求利者所能知也北研先生金源札記

一書流傳頗少𡈽欲刷印數十本寄至都中分送四方同志是書體例非無可議然其精審處自不容掩懇閣下代𡈽買紙墨刷印紙不可用易朽之質工費多少當即奉繳兄亦可刷印數十本以給四方之求凡刷印書籍須看書之有用與否如此書急宜多印以廣其傳也

海翁書言閣下境遇於前𡈽以爲財之去來皆由天幸非關人力財之來也非己所能招特不可故意拂之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也財之去也非己所能留特不可有意損之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財有不隨我之時義有不可磨滅之實人當財力耗損之時往往不逵觀

于天意之去來人事之得失躬蹈耗財之實而反致嗇
於當爲之事于是財之去愈速而聞望亦損名實俱喪
眞可惜也爲閣下計者惟有不蹈耗財之實無損慕義
之心而已毋親佞人毋貪小利毋存流俗之見而爲無
益之費去是三者則已無耗財之端財亦不遽我去矣
若夫親故有困乏之雅意周旋斯則情誼之所存風俗之
所繫不可懈也天下之廣古今之久從未聞有周䘏親
故而困乏至不能自存者此則可無慮也使果可慮則
東漢處士皆先無立錐之地矣何至今日而猶動人感
慕也至爲兒女擇偶則急當效古人之重門族近日禮
教陵遲蓋有雖名族而失其家法者矣未有非名族而

轉知禮教者也近日士大夫專以營財爲急婚姻亦惟有錢者是求于是妻抗其夫婦夌其舅初雖獲其小財之助後乃受其無窮之累人見其助則以爲可貪而見其累則又不自鑒其失而轉諉其咎于不可知之命中朝公卿亦往往蹈此失嗚呼益見其惑也閣下于擇偶之事雖非有營利之心而往往不甚經意故附言之遺山詩集垚今甫讀一過深服北研丈用心之勤采搜之備而深恨文集箋注之不得借刻也天下無有不靜坐而可以著書者北研丈一生不出戸庭故著書雖小有失而大槩可傳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亦不能知此中之甘苦也都下人爭欲得其書而蔣氏既不發坊

又不重印㚒力又不能刷印數十部待朋友之索海翁及予兩先後惠到之書俱爲相識持去㚒數年來于此書費錢已不少矣非有所吝正見是書之美耳金源札記一書斷缺之板望卽爲補完刷印數十部覓便寄來其費多少示明當奉繳也

乾隆初年一統志爲讀書人不可少之書故㚒發癡與買之都下素稱難得士大夫家有者甚少外間所有者多是後來重修本不及初纂本之善今初纂本書舖內忽有二部閣下如欲得此書可速作一信來當與說定特須速作信遲恐人家已買去耳

鄭布政所爲先師傳遠不及尊著行狀以其但取法近

時空疏古文家而無史傳爲之根柢故也行狀中字句亦有須商論處然易去數字便自詳贍可觀布政之傳卽改易其末協處亦空無一物非文之求而官之求胡星客兄弟所見之不超也不熟讀南北史傳不能爲敘事之文魏書崔浩傳及梁書羊侃周書韋孝寬等傳宋後人不能作舊唐書非一人之筆前後高下懸殊然其高者較之六朝人諸史亦似少遜可見東坡以八代爲文衰斷非確論通鑑所載李泌事大緊本泌子蘩所爲家傳蘩之文才後代人殊不易及處士無事迹可見似乎無從下筆矣然用范氏後漢書法載其言論之有關係者亦紀事也是故後世古文家不長敘事者以不屑

讀六朝諸史傳也潛研堂集中諸傳許而不得謂之能文者以專攷事而不攻文也以實事求是之學而加以六朝人苦心研鍊之功則于古人敘事之法庶幾有合乎尊意以吾湖志書多誤因取羣書之言湖州者精加攷覈錄成一册待異日修志時白之當事用意甚善然垚以為兄當自成一書不必付之志局何也近日方志之修大槩為添科第起見操筆者非能著書之人能著書者不專著書之事于是有力者虛稱先美肆行請託無行者收受賂遺誕構虛言而山川故蹟田蕩賦役等概付鈔胥任其譌奪是故方志之書轉因修而益壞故垚勸兄但成私志無送官局也博聞強記兄事事皆遠

過于垚而過自揭抑眞所謂以多問寡矣大著容留細
讀輿地紀勝一書徐星翁家亦無有前年陽湖洪子齡
言家有是書係鈔本子齡是北江先生少子故家藏輿
地書最多惜無由借鈔耳前書言書店內一統志二部
俱有人買去矣
半峯先生信末所詰事非無因係稼生所牽連然事涉
于垚雖一分傳者必裝點至數十百分矣此乃初入京
時坦率之咎入世少深即知忌避也人不必有行誼之
美而此種事反不爲傳之者以非世所屬耳目也垚既
有微名而一時不及自檢遂成口實望代爲明之從此
當日愼一日也

大著湖志彙鈔一册謹奉繳其在寓中少暇一統志湖州府共二卷不得手錄奉覽尊作攷證甚精其擬急速辦主人之書不能逐條細讀後日旋里當再商耳亮生作先師家傳情文相生立言有體與大著可云雙璧師門有此二作可無容再有所綴矣非素習之人不能傳人之眞素習而不能文者亦不能傳人之眞所以貴有賢弟子也凡人貴耳而賤目淵甫亮生近在數百里之內人不知重其實斯人在今世甚不可多得其久滯都下彌覺故人之可寶而每以不得合并爲恨也義山詩云新知遭薄俗舊好隔良緣此其之謂也天涯長病意岑寂勝歡娛此其之肰也亦可悲矣

與紀石齋

石齋仁兄先生足下垚鄉試後若不出遊則衣食無藉若仍出遊則故業益荒而能遊與否則又視乎其遇而非斯時所能預計也師泉結習洵加尊諭所云然海宇茫茫究如何方可世俗所用者皆師泉所短也師泉所長者世俗之所不用也側身天地實未知所措饑饉荐臻自公卿至于庶人無不計較贏絀男兒生斯世唯有辦一餓死地耳我兄在持服之時用古人成法讀禮否半虔少子足下令其從師識字甚善惟是廉取坐食事殊可慮不論工商付與一業此事極緊要我輩作事爲薄俗表率君家如得星槎出力爲半虔孤寡計何慮不

全倘星槎謂族中類此者多勢不能兼濟則類此之人不能得于敦之言人所以樂有賢父兄君子所以貴有遺澤也若謂類此之人在星槎俱是本家不可獨厚半虔則不知親親有殺尊賢有等族屬既遠當以朋友論星槎與半虔不得但執族屬之見也若謂類此者亦有友誼則星槎固當籌之不得推諉矣總之貴則求者多賢則責者備星槎固應樂人之求我責我不應樂人之不求我不責我也眉庵家無族屬其孤寡可全責友朋半虔族繁又有若星槎其人則孤寡固不應全責友朋矣星槎明春入都吉當與之面談也近日爲眉庵半虔及退甫殊費沈吟退甫殊有諱貧之癖今日薦人本不

易熱心人尤少我不諱貧人尚未必出力再有是癖安得不困𡖖嘗與學徒論及理學謂其名甚高其事甚難必躬行實踐不可空談能不逆不億自然先覺則可以爲理學有論世之識則可以爲理學能如康齋之勤苦則可以爲理學有王陽點金之術則可以爲理學若不審時度德而務爲名高是乃速死術耳半虗好談心性而持家教子於儒者相似者何在適足以戕其軀而已石齋有性情人也𡖖亦非全無知識者故以所感觸者告近日風氣字最爲要時文及試帖詩次之識趨避爲尚謹厚不忤物次之習時尚則心術盡壞且不及禽獸矣不習時尚則人皆欲殺難免于今之世矣死不足惜

上有老親則不可死身不可死則必求免于世夫求免于世而亦若心術壞盡者之所爲則又不可且夫金鐵不可爲皮韋玉石不可爲粉餌其質然也效世俗之爲而終不若世俗之工則亦徒陷入禽獸而已然則居今之世而求免當求無害心術者爲之石齋於時文致力矣所未致力者字耳垚爲同事所忌嫉所以毀𢦤之者不遺餘力細思立身謹飭無可招毀若謂稍解讀書故爾遭妒則毀我者適所以譽我也又何足患惟念字畫不工則實予讒人以口實此則未免懷愧不敢咎毀者之過矣石齋之貧甚于垚而身不可死亦如垚則當以習書爲求免于世之計願無忽也星槎的是近日仕途

中人而質性温馴可與爲善里中少人材高者不可入世下者卑不足道此君若能植立不盡染時習而喪其本質庶幾猶可與言乎惟我兄速有以善引之無令其陷入惡習也

名場屢躓不圖似無以奉親圖則事難自必其實祗坐一打不破耳今日弊竇叢生我輩卽有佳文獲售之理亦少況百憂攻心不得專一意以爲文乎故今日爲吾及足下計但當專力于所託之業令可以奉親已爲大幸不必再圖進取而于所託之業必盡心竭力不可圖一瞬之適致并所託者亦失所恃也人所成就雖由己力亦資天命我輩福澤本無多科第特一時之事尚不

我昇況託詩文以謀不朽其事更為天之所靳乎淵明曠代高人其詩後人無能繼者足下欲希蹤斯人我知其萬不能成非特天分不若也處境亦異焉淵明雖貧究屬世胄祖父故吏半天下其時人情亦與今不同故得詩酒自適我輩窶人子豈能與之相抗也孟子言讀書論世論世二字最是讀書要義凡唐宋以前所傳之文人大槩皆門閥中子弟唯明代不然然其風俗大與今異我輩既無唐宋之門閥又不值渟樸之風俗所處實較古人為難遇異古昔處置亦隨之而變今日惟有夏馥之傭保麟士之織簾上以事親下以育兒無慚名教無負所生斯為完人耳舍此而他求下則求進取高

則圖千秋皆咸也皆不達事理之言也𡊮向日爲名心所誤不務本業而希高望遠致進退失據悔之無及自知所爲之失故所言皆親切而有味以皆是閱歷之言也幸足下鑒之半虔故後故人未能相助亦不得盡告故人半虔平生放言高論懶于作事爲之友者已竭歡于前勢不能謀繼于後且友朋光景大槩失意非可多責當今唯里中故人尚通情理尚重廉耻吾兄不出門不知世態故行事尚多任意使早知世故若此則於里中故人將推頌之不暇而立身行己亦不敢以放爲高矣兄一切都好唯放爲大病今而後惟免此病庶幾可以安身耳好爲高論遺弃實務半虔之病也務爲適意

輕視禮節吾兄之病也其事皆竹林七賢遺習事不同而放同七賢在晉時已有不免者況門第不及古人所處之難百倍古人乎幸兄之慎之

閱浙江題名錄始知諸故人無一售者心殊悶悶繼而思之諸故人於審時度世之道實未免少所斟酌當今錢神爲貴儒術道消知幾之士可以閉戶不出矣若必欲營求豈有舍載贄而朝之一法可以得志鄉里不知徒苟求于文字工拙之間又安知文字實不任咎也人心之壞極矣公正之貌愈襲而愈莊則取利之術愈工而愈秘貧者亦間有得而得者殊少富者之得不必盡出于貨而不貨亦貨何也取貨者之心以爲彼旣有錢

必不負我故往往有虛有富名而誤爲時所錄取者古人最忌有富名有富名則雖有學行不見信與今日適相反也然有虛名而無實富者雖可誤邀一時之得而以虛富得要必以實貨報苟不以實報失即隨之矣是故有以不貨得未有不以貨保者有不貨而偶得未有不貨而必得者則安得不謂之貨也處此重貨之時而諸故人大半皆貧即有不貧者亦於婚嫁諸小事肯從俗奢華而於進取一事獨吝嗇過甚不肯畧費一錢則其無所得也直是分當爾矣然不貧而無所得究亦無所損貧不能以貨求者偏冀幸于萬一之偶得上無以贄主司中無以通房考下并無以貨膺錄而徒竭仰事

俯育猶不足之資拋擲于矮屋之中則眞不可解耳既不可謂知幾人不可謂有守而又一無所得則亦何苦而如此也人生當爲之事甚多及早知非尙恐不能盡豈可以有限之精神銷磨于矮屋之苦海哉苟有致富之術聲達于當塗則好貨者方爭來取雖欲避之而無從苟能理財治生則於人世之科第不能得之于身將必得之于子孫又何爲舍其本業而年年爲之拋擲也乾隆嘉慶年間公卿遇學人則取學人遇才人則取才人遇富人則取富人卻未嘗避好貨之名今日之公卿遇才學之士則告之曰有命遇有積貲之人則又慨然自任曰我能造命偏又巧避好貨之目是故昔日之士

富者効其財貧者則致力于學今日之士富者効其財貧者無可獻則取貨于人以爲獻諸故人之富者既不肯獻貧者則先苦於無可取則安得不同歸于無所得也嗟乎昔之公卿雖兼取富人而所任用究在有才學之人故于事尙無所害今之公卿所任用者專在多獻寳之人則于天下事我不知胡所底止矣然則以貨進者亦究可危也諸故人不出里閭不悉當世情狀謂科名可以文字求也故以斯言告望決然不冀幸于萬一之獲而退事本業耳一笑

與丁子香

子香仁弟大人閤下秋丈來書以再久離親側勸即南

歸與淵甫之言合然垚今日勢不能卽歸都下無愛垚之人而偏有望垚之人不赴其望退乃無駐足之地并此犬馬之豢亦不可得此其所以苦也近日風氣好于不闗利病之處動輒言例所以不借主人南者正以恪遵新例故也新例學政不得延請本省人故垚仍留其京邸專辦地志今惟有速赴人之望乃得速歸耳然亦須有駐足地也前半處山東歸垚爲之甚戚而果以飢凍死今不遽歸或可不遽死前淵甫書言紅塵中有何趣味而乃久留垚戲笑云碧水中佳趣其如我不得餐何土生今日又豈敢他有所求但求免耳而求免正復不易特垚所慮者又在諸君所慮之外免不免正未敢

定也垚聞石齋甚放又爲之甚戚當此敬愼自守尙猶
難免又可放乎當今爲人不可拘不可放不可慕虛名
拘而慕虛名者退甫也放而慕虛名者半虔也石齋于
慕虛名雖不及半虔而其放則與半虔異曲同工特石
齋全是放半虔則于放之中又雜以拘此半虔所以立
餓死石齋所以猶得勉强支特也然而危矣半虔兼三
病退甫兼二病石齋得一病然而放之病重于拘與好
名幸爲告之垚之言恰是少有閱歷之言惟吾弟及海
翁當知斯言之沈痛耳
近日風氣於進取一無可望非賄屬公行即擇取吏胥
俗書君子處此世但可讀書自淑以求無媿而已山甫

先生子從愈翁讀想日益進但里中故人皆講求讀書不講求作字今世不工胥吏書卽一領青衿恐亦不可得矣爲故人子慮不得不痛切言之今爲乞得新科鈕修撰場前所書試策一本寄奉山甫子平日楷式如能摹寫則付與摹寫如尙未能則且藏之待後日再付毋易視之也今日自爲計當讀書明義理求可對于古人爲子弟計當急學入時小楷以求免於餓死非厚自待而薄待子弟必如此庶可偷生於今之世耳公卿議論皆以能小楷爲天下奇才今日卽有韓昌黎歐陽文忠之文章政績亦不能希館選人無羽毛以避寒無爪牙以爭食必古之好而時之違安得不相率而入于溝壑

也是故爲子弟計不特經史不必讀卽文義亦不必甚通以今世原無通文義之人也不特拙書之習不可仍卽古書家法帖亦不可學以學法帖而不工胥吏之書猶之不工書也㙜及諸故人皆老矣勢不能再習此子弟愼毋蹈此覆轍可也前以劉孟涂文集寄奉愈翁想已寄到此書得失前已言之有決不可編入者惜付梓時失於刊去耳

都下能爲古文者亦不可多得近見吾郡淩厚堂文集其詞氣筆力頗妙惜心術不純古今亦不能貫串耳然較之委靡橅仿者流相去遠矣今奉上一部尊意閱之以爲何如也㙜近爲家閒亭孝廉注所撰書一册非可

謂爲著作特一時朋友相慕悅之意耳惜無副本可以
奉覽斯人南歸茲遂無可與語矣
前知尊宅失火之信卽作書奉詢今又接來示細審一
切无妄之灾非意所料他無可言惟尊甫先生詩文未
刻之稿俱被祝融取去斯眞可痛幸有鈔往鄭氏備選
本詩一帙歸還趙璧尚得存什一于千百古來名家詩
文全集往往不得傳傳者往往非其極至之作斯固有
幸有不幸然全集之傳者未必人人皆讀而吉光片玉
後人倍加珍惜則不傳全集而但傳詩文數首亦未始
非造物愛護之微權然則吾兄固亦可以無過痛也承
示尊舅氏及愈翁半峯丈古誼具徵諸君子之用心茲

無以相助祗得以鄙見奉告來書鬱悶已甚讀之令人不知所爲計事急情迫諒亦莫之爲而爲然堯不能不爲之寬譬并爲君正論古人所處之難有較甚于兄所遇者矣經一失火庸何傷張儀問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其妻曰舌固在也今堯竊以爲吾兄筆固在也何必過愁況太夫人年高兒子尚幼君之一身所繫不輕豈可過自愁悶以自損其身以公言之則吾兄乃吾邑文章之所繫以私言之則吾兄尤君家前後之所繫斯則堯之所不敢不正告者也惟斯時風氣利于矯滑欺負之人不利于持躬守正之人吾兄而圖進取恐未必有成石齋亦然堯竊謂斯時當以治生爲急石齋及兄尤當

以治生爲急進取固未必有成即有成恐于近日人情亦格不相入如能相入則亦不成爲石齋子香矣當開科之年斷無人以斯言告者而垚則不爲餘人言而獨爲兄及石齋告幸詳思之

來書責垚去歲用財不節故有今日之急斯言是也然今日之急究由家中買妾一事垚在都中不飲酒不觀劇不妄交游出不坐車居不食寒具惟于朋友周旋則爲其通不爲其窒而去歲買書過急耳然垚藉是書以爲主人著撰其爲計實未嘗過也惟身未能歸子未可必而遽重累故人以買坐耗衣食之妾斯其爲計之謬爲不可一言盡耳然則垚之用財實亦未嘗不節也特

垚之命不能使財餘于用故家中有斯謬誤之舉今後當加意自檢以無負故人尊書中所言垚當時時觀省也進取既無可圖自然當以治生爲事石齋及兄皆有能治生之才然其事必有所憑藉非可以虛說也所謂治生者既非如商賈之孅嗇亦非如土豪之武斷財非欲其多積但欲其給用用非欲過示其奢華但欲其無拂人情無傷物理而所謂不拂人情者非不拂世俗非禮爲禮之情乃不拂物我皆適之情也人不可不讀通鑑尊舅氏處既有其書宜猛力取讀一過則于立身處世之道必有大進焉者而生亦不治而治矣石齋苟有遠館斷不可以戀鄉試之故而不就斯乃垚閱歷有得

之言毋以爲憤激之談也近日讀書人之窮困非由一端而開科之數實亦耗財之一道且非獨耗財也疲于奔走而不得專力讀書人材之消長亦深有繫焉𡈽故願石齋無垂涎于此也𡈽以是言告之

去秋不欲赴試却是自己之見非緣主人急欲成書也家大人書來疑是主人之意其時𡈽已改易初意擬入闈矣而事卒無成轉致病纏一冬天方將使士大夫盡不曉古今而爲生民之困稍知史册成敗者安有中式之理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𡈽焉敢逆天哉今後決然不應試矣所願在熟讀通鑑不知天能許我否也

讀大著二首具徵近年來學力之精進𡈽疲于攷索無

暇作自已身上事意欲作史論數首僅成其二一後日當錄一本奉正也石齋困厄若此而目前又無可位置徒說渠任臆廢書然渠又安所得書即得書又豈能枵腹而讀斯固迂闊之言無救目前之急者也大著獨子留養議中當載兩造之名此種文字以簡鍊嚴整爲主晉宋二書中所載可取法昌黎禘祫議亦極簡肅也
垚書札每多沈痛語後人觀之當深悲其所遇垚不別留稿或足下代錄一通或勸諸君得垚沈痛之信不棄于亂紙堆中庶幾後人知垚之爲人也在京師竟無暇爲自已著述與故人諸札感于中而發于言雖未得性情之正然與時下不著痛癢語大異故願諸君無棄之

也見退甫望勸其相就諸故人未嘗出遊不知世間如何模樣故于淵甫命子耜郎習錢穀特深非之而韙則世間情狀已稍悉故遇此等事不特不敢非且服其見幾之早而處事之決然淵甫若知退甫出遊事恐又未必以爲是如不以爲是是於子則利害明而識時知變於友則稍不關切而頭巾氣復發矣明眼觀之耜郎之習幕退甫之遠遊皆是萬不得已今日時勢祇可如此但當痛哭流涕斷不可稍存詆非之見也甲午年一溫飽家欲納聘于退甫長女退甫以不讀書謝之而淵甫乃以兄之子許之斯事韙深以爲非淵甫可許以兄之子退甫乃不許以已子是退甫不識時務處淵甫與退

甫爲友使淵甫爲尙氣任俠之人見退甫不許則已亦必不許使淵甫爲識時務而又明理義之人則見退甫執不許之迂見當明告以識時知變之道使退甫不至爲義理所愚爲詩書所束縛方可以對朋友方可以告後世兄之子尊于已之子論語有明證退甫不可執壻不讀書之迂見淵甫不妨執壻不讀書之迂見鄉里之人亦皆有切論淵甫以退甫所執是耶不可獨讓退甫以是而已乃責兄以非以退甫所執非耶不可何退甫作事之失而幸以爲兄利當時淵甫告退甫曰足下若不許某當以兄之子與之使餘人處此必告之曰我旣不許兄何得可許則淵甫必不敢許否則曰兄旣可許

我何獨不可許則淵甫亦不能幸退甫之不許以利爲已許退甫既懦而又不機警祇得仍執前見而淵甫則竟許矣斯事在退甫不過作事之迂而淵甫則殊非小失任俠之人所不爲而儒者爲之眞太史公所謂儒不如俠者矣淵甫在今日實爲世間希有之人豈不欲相非因退甫事而論及此實以退甫作事極迂今後不可多誤故耳使淵甫見此札必以爲當時某明告退甫退甫不許而已乃許本可告無負于退甫此子敦之論又是深文巧詆之言而憾將不得釋矣然淵甫此事究于退甫有未盡處由退甫固不識時變淵甫亦略識而不透故有此失淵甫爲兄之子求一温飽捐甚是易事不

必收退甫之所弃也退甫弃而淵甫收一何無節槪如是耶因作書而又痛論如此質之子香以𡊮爲果深文巧詆耶抑有感而然耶

落帆樓文集卷十

落帆樓文集卷十一

烏程沈　垚敦三

外集五

雜著彙存上

詩音攷

國風

關雎

得顧炎武詩本音曰唐韻二十五德　服顧曰古音蒲北反與匐同段玉裁詩經韻分十七部表第一部日服叚聲在此部今入屋　側顧曰二十四職○按顧氏古音表分十部以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爲第二部入聲二十四職屬七之二十五德屬十六咍江永古韻標準平聲分十三部入聲分入部以職德爲第六部別收一屋等字段氏今韻古分十七部表平聲七之十六咍爲第一部入聲二十四職二十五德配之如顧　采顧曰十五海江曰此禮切　友顧曰古音以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

嘉業堂校刊

江曰友羽以切○按段表屬第一部段讀平聲○按陸德明釋文引沈重音毛

芼 顧曰三十七號江曰莫到切與樂去入爲韻不必叶音邈

樂 顧詩本音曰陸德明音五教反唐韻在三十六效唐韻正四覺樂字下曰去聲則音效江曰四聲通韻與去聲韻者不必叶五教反亦不必叶力告反○按廣韻四覺樂字五角切十九鐸樂字盧各切顧唐韻正正於四覺下江古韻標犇列于入聲第四部十九鐸下○段曰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攷周泰漢初之文又平上入而無去洎平魏晉上入多轉而爲去聲平聲多轉爲仄聲於是平四聲大備而與古不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平上而今去者細意捜尋隨在可得其條理又曰古第二部平今多轉爲入聲第二部樂字繹三百篇皆平聲○按顧古音表以蕭宵肴豪幽爲第五部以入聲四覺之半配五肴十九鐸之半配六豪江以蕭宵肴豪爲第七部段卄七部表以蕭宵肴豪爲第二部以職德爲第一部第二部第六部之入聲而禄暴等字皆讀爲平

葛覃

谷 顧曰一屋三燭二韻

萋 顧曰十二齊

飛 顧曰五微

木 顧曰一屋

喈 顧曰十四皆江曰居奚切○按顧以谷木爲隔句韻江以爲三句隔韻○又按顧表以一屋之半配魚三燭配模爲

第三部段表以屋沃燭覺配十八尤二十一幽爲第三部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顧江皆合爲一段分爲三以六脂八微十二齊爲第十五部

莫濩

顧曰十一暮十九鐸二韻

綌

顧曰二十陌古音紵畧反

斅

顧曰二十二昔古音弋灼反○按顧表以魚虞模侯爲第三部以入聲十九鐸之半二十陌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配十九侯江以十入藥十九鐸爲入聲第四部分二沃四覺二十陌二十一麥二十二昔二十三錫厲焉段以魚虞模爲第五部以十九鐸配模○又按顧以侯從虞模江以侯從尤幽段表又析侯於尤幽而自爲部

讀注疏雜辨

按漢志濟陰郡治定陶東郡治濮陽成武屬山陽郡成武有楚邱亭志以爲即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于此然據水經注成武城在濟水之南定陶之東南定陶故曹國則成武之楚邱亦曹地非衞所遷明矣鄭荅

張逸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孔沖遠不知地理據杜預左傳注楚邱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成武前漢屬山陽後漢屬濟陰魏晉因之）謂成武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強將杜說合于鄭不知杜本漢志鄭謂疑在東郡界正不從漢志之言孔說大謬（元和志成武縣西至曹州一百里曹州西北至滑州二百里是楚邱至戴公所廬之漕三百里也不太遠乎）攷元和郡縣志滑州東北五里白馬故城即衛之漕邑楚邱今衛南縣也縣西南至滑州五十五里按滑州今為縣屬衛輝府衛南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秦更名廢邱高帝三年更名太平寰宇記犬邱城一名槐

里城一名廢邱城今在興平縣東南一十里秦仲之子襄公伐西戎復其地爲西垂大夫卽此周懿王所都按樂史又謂槐里故城在興平縣北元和郡縣志京兆府長安縣周武王鎬京在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此鎬京遺址淪陷焉鄠縣東北至府六十五里周豐宮在縣東三十五里興平縣東至府九十里按京兆府治長安興平在長安西北九十里而犬邱在興平東南十里鎬京在長安西北十八里則犬邱在鎬京西六十里又豐在鎬西十餘里則犬邱在豐京西五十里

魏葛屨毛傳曰夏葛屨冬皮屨正義曰夏日之有葛屨

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于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天官內司服疏葛屨者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爲之若冬則用皮爲之　按孔以葛屨爲便屨賈以葛屨爲禮屨

左傳疏曰少皡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皡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與少皡遠近也四叔出于少皡耳其使重爲勾芒非少皡使之世族譜云少皡氏其官以鳥爲名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皡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則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

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爲祝融又在高辛之世按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垚按楚世家作卷章生重黎誤合重黎爲一人毛詩鄭風譜疏曾辨其說此疏節去重字便於文耳如彼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顓頊受之卽命是黎似是卽位之初不應卽得命曾孫爲火正也少皞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繇歷兩代事旣久遠書復散亾如此參差難可攷校世家云其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垚按世家黎皆作重黎卽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垚按詩疏

謂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名為史遷之謬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其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皞四叔未必不有在高辛世者也　按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非一人矣本詩疏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鄭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歷事二代矣史記索隱引劉氏云少皞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欲周旋世家之文故為此說耳

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

其冠括髮注冠素委貌正義曰按雜記云小斂環絰
公士大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
加此絰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
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絰大斂旣爾明小斂亦然故
云大夫以上弁絰按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
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按士喪禮主人髻髮
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括髮者去雞斯而紒無
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
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
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
按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爲

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　雜記小斂環絰公士大夫
一也注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
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正義曰知以一股所謂
纏絰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
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絰
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絰注也知
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
士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
絰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則其子弁絰明矣諸侯以
上尊固宜弁絰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
序端注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

子亦弁經正義曰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經是未成服此雖已大斂爲子其小斂時子亦弁經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士大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者已具于下檀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經者按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與他殯事尚弁經明自爲父母弁經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　按上三條皆謂天子之大夫小斂大斂用素爵弁諸侯之大夫同天子之士用素委貌故武叔魯大夫而投委貌冠喪服小記疏則以小斂之時大夫與士俱用素冠二說不同小記疏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投冠括髮是素

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
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
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又喪服變
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
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
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
殤不舉肺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是
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祭亦如之正
義曰鄭旣云小宗爲殤而死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
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

是以小宗爲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爲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爲後　按鄭謂小宗殤祭之禮亦如大宗則小宗而殤亦得以族人昭穆同者代主禮矣俟攷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其吉祭特牲注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正義曰檀弓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惟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惟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

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祀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　按熊說是

禮器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正義曰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曰燔柴在壇設饌在地沖遠因禮器與祭法之文不合故爲此解乃郊特牲疏引皇氏云祭感生帝及五時迎氣沈齊在壇下賓長用之升壇以獻則祭又在壇上矣何前後矛盾耶

喪服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

爲之練祭可也正義曰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爲之近祭故大功爲之祥及練小功緦麻爲之練朋友但爲之虞祔也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人爲之練祥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　雜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注喪事虞祔乃畢正義曰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緦小功者亦謂之主虞祔之祭按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云

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垚按文當作此則緦小功無三年者若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玩上下文意自明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　按主朋友之喪尚爲之虞祔則主緦小功親之喪必不僅主其虞雜記云雖疏亦虞之明謂袒免以外之兄弟故鄭小記注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當以熊說爲正

喪服小記除喪者先重者正義曰重謂男首絰女要絰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

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　按卒哭之後男子絰帶皆以葛易麻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所重者有除無變惟婦人爲然耳正義云云誤矣

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正義曰旣云皆無主後爲同居則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　按鄭謂繼父有子爲異居則有主後專屬繼父無子爲之期者不特感其恩兼哀其無

後故也若繼父有子則但報其恩焉可矣故爲之齊衰三月經文上皆字不必泥正義謂此子有子亦爲異居恐非

喪服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注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正義曰祖庶母者謂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已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已父之妾爲祖庶母既爲後亦服之三年如已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服于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已母不異異于後大宗而降小宗也　按喪服緦麻章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

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小功章君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合而觀之大夫之子父在以士禮爲庶母緦慈己者加服小功父沒嗣爲大夫不論慈己不慈己皆無服鄭所謂父沒不服喪服傳所謂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也不爲父嗣而爲大夫亦不服不爲大夫則爲庶母緦矣

賈疏謂父沒不服小功服緦按不爲大夫服緦若爲大夫則無服賈云云不備

大夫爲庶母無服據身爲大夫者耳非謂大夫之子也又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

傳曰大夫之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注云言從乎大
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
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
之終其生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
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
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
父卒則皆得伸也然則大夫之妾子爲慈母後父在
爲母大功父沒爲母三年若祖庶母父爲大夫于庶
母無服祖庶母沒在父沒之後固三年矣適沒于父
在之時將以何服服祖庶母乎不爲之服則非爲後

之義爲之制服又非若爲庶母後者可援父在爲母大功之條又孔疏以無子不得立後謂祖庶母者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故爲立後我不知爲之後者將後其子乎抑直後祖庶母乎後其子失支庶不立後之禮直後祖庶母則亂父子之序徇情廢禮進退失據誤矣

喪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注祖不厭孫孫得伸也正義曰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父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

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于祖雖尊
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
庾云謂雜記上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
辟尊者於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子以
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
之者非非厭也按此句有缺誤父不爲庶子主故其子以杖
即位可也　按雜記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注辟尊者正義爲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
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然則孫之不杖以有祖爲
之杖也非不得杖也若舅爲適婦大功父在爲妻不
杖適婦之子祖父既皆不杖則爲母其杖與

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正義曰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爲妻以杖卽位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卽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卽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則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旣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于父不主妾故也若妻次子旣非冢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卽位言卽位如依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卽位耳答曰庶

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即位今夫爲
妻按夫爲妻近刻誤作姑爲妻今改之亦得杖而不即位故明之也
按雜記爲妻夫母在不杖正義謂適子爲妻疏出一
人之手而此乃以雜記所謂爲庶子同宮者彼此不
照應如是又按不以杖即位與不杖有別疏因庶子
父在爲妻以杖即位遂謂適子爲妻特不以杖即位
非不得杖誠如疏言則雜記當言謂妻父母在不以
杖即位矣安得僅言不杖耶

或問曰雜記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鄭以爲主謂
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正義謂先有父喪而
後母死其練祥亦然又引庾蔚云後喪既穎前喪練

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而以爲未知然否庾說何如曰虞祔在葬後若前喪未葬則後喪殯後不得卽言虞祔若前喪才葬未及虞祔卽遇後喪則後喪殯後亦不得卽爲前喪虞祔庾說非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孔子曰喪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鄭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正義曰親同者謂祖父母及世叔兄弟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鄭曰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

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正義曰葬母旣竟所以不卽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爲虞祔也後事謂葬父也其葬服斬衰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前皆是前月未必惟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按注以父喪在前爲言舉一隅耳其實母喪未葬而遇父喪葬母必俟葬父之月

何則葬後必虞虞必先重後輕故也然則並有喪而父在前者葬父在葬母之後母在前者葬母在葬父之月父母未葬而長子死長子未葬而母死以曾子問例之葬父母必在葬長子之後前喪重而後喪輕後喪未葬前喪不葬也前喪輕而後喪重後喪非葬之月前喪亦不葬也安得有殯後虞祔之事哉

服問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殤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

未成人文不縟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喪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麻正義曰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畧初死服麻巳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畧其文不縟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旣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旣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

以其殤服質畧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旣無本故不得變也　按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乃釋上終殤之月算句非兼釋變三年之葛句也鄭注自明如正義云云則下殤不變三年之葛者豈以其有卒哭之稅耶誤甚　又按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大功殤長中麻無本而得變葛者以本服在大功親重故也非以其質畧無虞卒哭之稅也疏亦誤甚　又按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唯言下殤小功則大功之長中殤降在小功者絕本矣賈公彥喪服疏亦謂大功殤長中在小功者輕帶無本而鄭注澡者治去莩

垢不絕其本也則似期之下殤大功之長中殤皆不絕本侯攷　又按喪服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賈疏云上皆帶在絰上者以大功以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于絰上倒文以見重故與常例不同也小記孔疏引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絰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麻而絰澡故小功殤章云澡麻帶絰（垚按原文作牡麻絰誤今據儀禮改）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絰也二說不同亦侯攷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注弁絰加爵

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正義曰當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于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　按喪服小記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注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雜記大夫與殯亦弁經正義曰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經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

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吉服而往不弁絰也然則主人小斂之時弔者不弁絰與殯之時弁絰而不錫衰服問言弁絰錫衰而云當事則事必在成服之後疏連大斂及殯言之小混然視斂與殯雖不錫衰而服弁絰則兼言之亦無大誤若公彥喪服疏連小斂言之則誤甚矣公彥司服疏亦謂凡弔服及弁絰皆施之小斂已後而喪服疏乃自相矛盾何耶　又按司服凡弔事弁絰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亦當有三衰見經傳惟錫衰弔已國之卿大夫則弁絰錫衰弔他國之臣則皮弁錫衰知者服問云公

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注云不當事則皮弁喪服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必皮弁錫衰諸侯弔士無文鄭文王世子注云君於士葢疑衰同姓則緦衰喪服及士喪禮注又云皮弁錫衰以無文言之故不定其說也孔疏云士喪禮注云錫衰者彼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于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無明文故注士喪禮爲錫衰也賈疏則專謂於君有師友之惠大夫弔服見于經傳亦惟有錫衰無緦衰疑衰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當事弁絰否則皮弁大夫弔士無明文鄭喪服記注卿大夫弔士惟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司服注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賈公彥司服疏

云大夫雖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緦衰爲弔緦衰旣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爲故以錫衰爲弔服也此因緦衰疑衰無明文從而爲之辭耳士弔服無明文鄭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司服注云士當事弁絰疑衰庶人弔服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疏云其服則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始死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也而司服疏則云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二說喪服疏近之

間傳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正義曰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禫祭之時元冠朝服禫祭旣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垚按素端當作元端下文亦云元端）黃裳以至吉祭云黑經白緯曰纖者載德變除禮文（垚按載德當作戴德）云舊說纖冠采纓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旣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纖冠元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旣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

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　按雜記注曰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纖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正義曰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元衣黃裳既著元衣應著元冠故云則是禫祭元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元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禮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云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以

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云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旣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據此則間傳疏所說禫祭時冠服及祭後冠服與雜記注異蓋雜記注之元衣元冠卽間傳疏之元冠朝服也雜記注之朝服纖冠卽間傳疏之纖冠元端也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非有異也

釋詁

廓大也　邵氏正義曰廓又通作郭按說文無廓字詩大雅皇矣篇憎其式廓釋文云本又作郭郭是本字廓乃後人增加之字爾雅本文當亦作郭邵言通作郭非

格至也　邵曰格通作假按說文木部格木長皃無至義彳部徦至也至本作徦通作假人部假非眞也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

亮信也　邵曰亮通作諒按諒本字亮俗字說文言部云諒信也無亮字無逸天命自度王鳴盛曰度蔡邕石經作亮亮本俗字不知所從無以下筆說文卷八

上人部云倞彊也疑倞卽亮字移人於下誤京作亮遂作亮而載籍中遂罕見倞字惟唐楊倞注荀子尙作倞耳晚晉尙書多俗字亮采惠疇亮天工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也皆作亮今觀石經蔡邕已用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爲名則其來久矣

寀寮　邵曰寀通作采寮通作僚按寀寮二字說文所無爾雅原文本作采僚今作寀寮乃後所改耳

亮道也　邵曰小爾雅云涼佐也涼與亮通又曰詩釋文引韓詩云亮彼武王亮相也毛詩作涼彼武王者義同按亮字本當作涼爾雅韓詩皆爲後人所改非亮與涼通也

禕美也　邵曰禕與偉通按說文無禕字大傳異徵號鄭注徵或作禕然則禕乃徵字之俗文上云徵善也

速疾也　邵曰速通作遫按說文無遫字速字重文有遫字

竦懼也　邵曰竦慫聳悚古字通用按聳悚二字說文所無

虺穨　邵曰詩釋文云虺說文作瘣按說文無瘣字有瘣字云病也从疒鬼聲詩曰譬彼瘣木一曰腫旁出也

顊　邵曰顊通作痒按痒字說文所無

癙　邵曰癙通作鼠按癙字說文所無爾雅原文當作

鼠

⿸疒亶　邵曰⿸疒亶通作癉按說文無⿸疒亶字爾雅原文當亦作癉

敕勞也　邵曰說文云勑勞也从力來聲故下文云來勤也今經傳通作勑徐廣史記注云飭古勑字天官冢宰云百工飭化八材賈疏云飭勤也勤力以化八材敕通作飭飭訓爲勤勤卽勞也按勅字說文所無釋文云按說文字林來旁作力是勞來之字束旁作文音丑力反邵混二字爲一非也

諲敬也　邵曰諲禋古字通按諲字說文所無爾雅原文當亦作禋

竢待也　邵曰竢通作俟按說文無俟字

食僞也　邵曰左傳杜注云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也按此僖二十八年孔疏非杜注也

遻見也　邵曰遻又通作迕按迕字說文無

臨　邵曰雜記云臨者入門左按雜記文作入門右

涖　按說文無涖字周禮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大宗伯涖玉鬯注皆云故書涖爲立鄭司農爲涖

較　按攷工記輿人注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

頲直也　邵曰頲通作挺又通作脡曲禮鮮魚曰脡祭按脡字說文無

侑報也　按侑字說文無爾雅釋文云侑本或作宥鄭特牲饋食禮注曰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然則字本作又或借作宥也

輔俌也　邵曰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有四輔臣按王制疏引尚書大傳及近時盧刻尚書大傳皆云天子必有四鄰此云有四輔臣不知何本

昌當也　郭注引書曰禹拜昌言按此乃皋陶謨之辭僞孔取入大禹謨而訓曰昌當也郭時僞古文尚書雖已出恐此所引仍是皋陶謨非引僞大禹謨也邵乃引梅賾大禹謨實之恐非

串習也　按串字說文所無大雅皇矣云串夷載路釋

文云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說文患字下云从心
上貫吅吅亦聲
躋陞也　邵曰躋通作隮按隮字說文無士虞禮記曰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附爾於皇祖某甫鄭注今
文隮爲齊然則隮字本有說文傳寫脫落耳
盞竭也　按盞字說文無當作湅或作澌
拭清也／按拭字說文無
峙具也　邵曰峙通作庤按峙字說文無爾雅原文當
是偫字或峙字
妯動也　郭注引詩曰憂心且妯按說文云妯動也又
心部怞字下引詩曰憂心且怞

算數也　邵曰算與撰選義同按撰字說文無

育養也　邵曰育通作鬻又省作粥按說文鬻鍵也从
鬻米聲武悲切徐鉉曰今俗作粥音之六切又鬻鬻
也从䰜毓聲余六切重文鬻云鬻或省从米然則毛
詩鬻子之閔斯當作鬻今作鬻及經典俱从俗作粥
皆後人妄改

拼　邵曰拼通作絣或省作并按拼字說文無爾雅原
文當是并字

抨　邵曰抨通作伻按伻字說文無

儴因也　邵曰儴通作襄又通作攘按說文人部無儴
字爾雅釋文樊孫作攘則今作儴乃後人所改又云

施息羊反則作襄又按邵引馬融皋陶謨傳出釋文非疏鄭康成費誓注出詩大雅蕩疏非尙書疏邵俱誤

享獻也　郭注引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邢疏誤謂隱五年傳文邵承其僞隱字當作僖

省察也　按省通作眚大宗伯省牲鑊釋文省本又作眚同息井反洪範王省惟歲王鳴盛曰宋世家作眚古字通公羊莊二十二年肆大省穀梁左氏並作眚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眚灾潛夫論引並作省是也

烈枿　邵曰烈通作⿱列巾按⿱列巾字說文無枿說文作⿰木獻又

曰梓古文櫟枅字乃隸體梓字之譌

賡續也　按賡即續字古文小雅大東西有長庚毛傳以庚爲續而詩與明行爲韻則賡本有古郎反之音蓋賡緩讀則古郎反急讀則似足反古音有轉一字本有數音非至後世始讀賡爲平聲也

釋草

荼苦菜　邵氏正義引夏小正云正月取荼按夏小正四月取荼邵作正月譌

萑蓷　正義引陶注本草云云是郭注所本也按宏景生在郭後此言郭本陶注譌

莕接余　正義稱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接余其葉白

莖紫赤按詩疏引陸璣疏作接余白莖葉紫赤色

芹楚葵　正義引說文作菦云菦菜類蒿按說文自有芹字云楚葵也郎用爾雅爲義此云說文作菦譌

茗陵苕　正義鼠尾草惟有紫赤一種絕無黃花白花者按正義于上文𩛙鼠尾下明言其花或赤或白

梁書釋官

武帝紀上

歷官侍中衞尉　蕭子顯齊書百官志曰侍中漢世爲親近之職齊世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侍中呼爲門下又曰衞尉掌宮城管籥

太子詹事　隋書百官志梁武天監七年定十八班領

護軍將軍十五班太子詹事十四班侍中衞尉卿十二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以居下者爲劣齊志不言官品高卑而以諸臣傳參之亦大畧相類

領軍將軍　齊志曰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諸爲將軍皆敬領護諸王爲將軍道相逢則領護讓道又曰晉世以來謂領護左右二衞將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爲六軍

丹陽尹　齊志曰位亞九卿下

贈鎭北將軍　齊志曰四鎭將軍位從公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　齊書武十七王傳曰巴陵王子倫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節

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百官志曰四中郎將晉世荀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又曰凡公督府諸曹有錄事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長兼員又曰諸將軍加大字位從公開府四中郎將冠軍輔國等將軍諸小號亦有置府者又曰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又曰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

遷衞將軍王儉東閤祭酒　王儉傳永明元年進號衞軍將軍百官志衞軍將軍位從公府置東西閤祭酒各一人

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　武十七王傳隨郡王子隆世祖第八子也永明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荊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百官志凡公督府置諮議參軍二人按諮議參軍位在掾屬及諸曹參軍上鎮西四鎮之一

寧朔將軍鎮壽春　按寧朔位次輔國所謂小號將軍

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　齊志給事黃門侍郎屬侍中亦管知詔令世呼爲小門下按隋書百官志太

子庶子九班給事黃門侍郎十班太子中庶子十一
班齊無十八班之制而官品之高卑據此亦相同
冠軍將軍軍主　按冠軍位次四中郎將亦小號將軍
右軍晉安王司馬　明七王傳巴陵殤王寶義明帝長
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州刺史封
晉安郡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鎭石頭
太子中庶子　見上又按隋志皇弟皇子府司馬十班
與給事黃門侍郎同班進一班卽太子中庶子
領羽林監　按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羽林監謂之三
將
左民尚書　齊志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二曹次度支

輔國將軍　位次冠軍亦小號將軍

尚書令　齊志總領尚書臺二十曹行遇諸王以下皆
禁駐

尚書右僕射　右僕射兼主祠部尚書事令左右僕射
吏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五尚書謂之八座

右將軍蕭坦之　明帝紀建武二年夏六月乙丑以右
衞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四年夏四月丙戌以鎮
軍將軍蕭坦之爲侍中中領軍坦之傳東昏立爲侍
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加右將軍置府和帝中興元
年追贈坦之中將軍按前後左右將軍有二曰右軍
將軍者齊志列左右二中郎將下梁制班二將上號

四軍分司丹禁侍衛左右在領護二衛驍游六軍下
曰右將軍者位次四平亦小號將軍梁制則謂之四
翊與鎮衛等三十五號爲重號將軍坦之傳謂置府
即百官志謂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也右軍將軍職
事官右將軍加官坦之爲右衛將軍時位已在右軍
將軍上和帝追贈中將軍即中軍將軍位次鎮軍將
軍齊志所謂加大字位從公者也坦之於建武二年
爲領軍將軍後加鎮軍將軍四年爲中領軍中領軍
小輕於領軍葢以事降也